

王儒年 著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
Tan sitong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譚嗣同

王儒年 著

大家精要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图书代号: SK16N14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嗣同/王儒年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7658-4

I. ①谭… II. ①王… III. ①谭嗣同(1865—1898)—传记 IV. ①B2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1032号

谭嗣同 TAN SITONG

王儒年 著

责任编辑 焦 凌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658-4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第1章 不走寻常路乱世造奇才

——谭嗣同的青少年时代 / 001

一、生于乱世长在官家 / 001

二、随父奔波和任侠思想的形成 / 007

三、十年漫游 / 013

第2章 兼采众长会通百家

——谭嗣同的求学和他的老师们 / 017

一、谭嗣同儿时的两位老师 / 017

二、对谭嗣同有重大影响的几位师长 / 019

第3章 经国济世思想的表达

——在新旧知识中的艰难探索 / 027

一、《治言》与谭嗣同的早期思想 / 027

二、谭嗣襄与谭嗣同的天命观 / 031

三、致力西学 / 035

四、《石菊影庐笔识》与谭嗣同维新思想的萌芽 / 038

五、甲午战争和公车上书 / 042

六、谭嗣同维新思想的形成 / 044

七、开办算学馆 / 050

八、赈灾阻梟 / 056

九、再一次漫游 / 059

十、醉心佛学和谭嗣同的宗教观 / 066

第4章 由保守到激进

——《仁学》及其思想内容 / 072

一、《仁学》及其思想来源 / 073

二、“冲决网罗”的主张 / 078

三、《仁学》中的经济思想 / 087

四、《仁学》中的哲学思想 / 095

五、《仁学》中的佛教思想 / 103

六、《仁学》的影响力 / 109

第5章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维新变法的具体实践 / 112

一、穿梭在上海和南京之间 / 112

二、弃官回乡 / 117

三、在湖南的维新举措 / 122

第6章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为变法而慷慨就义 / 131

一、死神的召唤 / 131

二、进京辅政 / 138

三、夜访袁世凯 / 144

四、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 147

附录

年谱 / 150

主要著作 / 151

参考书目 / 152

第 1 章

不走寻常路乱世造奇才

——谭嗣同的青少年时代

光绪十年（1884）的一天，一个面目英俊、目光坚毅的二十岁书生与巡抚刘锦棠在新疆巡抚府邸畅谈，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边防和天下大势。当那书生离去的时候，身为巡抚，在近代史上以爱国、有见识而留下美名的刘锦棠不禁拍案赞叹，连称：“奇才、奇才！”

那位被刘锦棠称为“奇才”的年少书生就是谭嗣同。他在戊戌变法中不避死难，从容就死，留下了流传千古之豪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为变法而死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一、生于乱世长在官家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打乱了大清王朝原有的社会秩序，也扰乱了不同阶层的固

有心理。大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农村经济原本就十分落后，经过了连绵的战火之后更加萧条破败。广大农村到处是一片荒凉，饿殍遍野。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百姓不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抗租、流亡、暴乱，反抗浪潮此起彼伏。在此过程中，西方新思潮的不断涌入侵蚀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社会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急遽地发生着变化。封建道德伦理已经束缚不住整个社会躁动的心。即便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激烈批判旧有的传统和道德。守旧的地主和封建文人不停地惊呼哀叹“人心败坏”“道德沦丧”。统治阶级内部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分化，一部分人守旧保守，顽固不化，一部分人因时变革，顺应潮流。为应对来自外国势力和下层民众的压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被称为洋务派的封建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个人的影响力，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发起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开展，带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并进而对社会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洋务派自身虽然只是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国家在军事武器和生产机器等器物层面的东西从而尽力维持住旧有的封建制度和传统道德伦理，但紧闭的大门一旦打开，西方世界的实情便通过各种书籍、报章、传教士之口以及出使国外官吏等途径让国人窥见。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向来不被中国人看得起的西方国家较之中国，先进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坚船利炮和隆隆的机器，在哲学、道德、法律、制度等方面也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其先进是全方位的。中国要想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而与此同时，一批愚

昧守旧的中国人仍然对世界之形势懵懂不知，还沉睡在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梦幻之中。他们反对各种新鲜的事物，固守着中国旧有的传统观念不放。他们不敢面对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的现实，更不愿意也不能忍受向那些自己向来看不起的西方人学习。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和封建的经济秩序同时并存，变革旧有体制的新思想和固守祖宗之法的旧思想激烈交锋。这是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个死亡和重生机会并存的年代。谭嗣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纷乱不堪的时代。

谭嗣同祖籍湖南浏阳，父亲叫谭继洵。咸丰九年（1859），经过十年苦读的谭继洵在会试中中试，被赐进士出身。次年，谭继洵应殿试，被钦点为主事，补授户部主事钦加道衔，迁居北京宣武城南的黉眠胡同（俗称烂面胡同），升任户部员外郎，官居四品，不久升为户部郎中。谭继洵由一名寒儒一变而为地位显赫的京官，谭家从此进入到官宦家庭的行列。同治四年（1865），谭嗣同就出生在这个家庭中。当时谭家依然住“烂面胡同”。在此后的时间里，谭继洵不断得到升迁，官职越来越高，直至督抚级的一品大员。谭嗣同的早年一直生活在这个显赫的家庭中。

在谭嗣同出生的时候，谭家无论是地位还是人口，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当时谭继洵已经四十二岁，并已生有两男两女，这就是谭嗣同的大哥谭嗣贻、二哥谭嗣襄、大姐谭嗣怀、二姐谭嗣淑，其中大姐谭嗣怀在嗣同出生前已经夭折。谭嗣同的母亲徐五缘这年三十七岁，是一位纯朴勤劳而又颇能持家的妇女。

谭继洵如愿考中进士并被授予官职后，谭家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变，衣食不愁，钱财无忧。但谭嗣同的母亲却并未因为丈夫的发迹而改变勤劳纯朴的习惯，仍旧如以前一样节俭朴素，昼夜劳作。在饮食方面，每餐只有三四道菜，而且都是蔬菜，很少有鱼肉。在穿着方面，极为朴素，衣裳穿破了，补一补继续穿。谭嗣同曾回忆自己的母亲说，自他记事开始，就看到母亲时常穿一件丝麻的衣服，衣服多处开裂，能够看到麻从开裂处漏出，但他的母亲仍然不舍得丢弃。至于劳作方面，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劳作不辍。曾有和谭家住得很近的一位私塾先生每每夜里醒来，总能听到纺车的轧轧声，就问谭嗣同他家的哪位佣人如此勤劳，彻夜纺作。谭嗣同恭敬地告诉那位先生，劳作的人就是他的母亲。

谭嗣同的母亲对自己的子女管教非常严格。子女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亲自过问且非常仔细。而自己更是能够严于律己，从不懈怠。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的母亲在他们面前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仪态威严。当他们犯有过失的时候，母亲从不姑息，必定会对他们严厉责备和处罚。有了母亲在做人的言传身教，谭嗣同虽然生在官宦之家，却少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之气，有的倒是倔强、坚强、豪放和自立。

在谭继洵考中进士并被授予官职，成为清王朝官僚机构中一员的时候，徐五缘因为自己的长期操劳而变得面容憔悴，手脚粗糙，勤劳俭朴得只穿旧衣服的她在丈夫的眼中显得寒酸、土气，她已经不能满足进士及第后高官得做的谭继洵在官场上的虚荣心，而严谨正统、不苟言笑的做派让谭继洵觉得她一点情趣都没有。于是，谭继洵做官不久，在 1863 年，纳了一房年

轻貌美、能说会道的小妾——天津蓟县的卢氏，这就是谭继洵的大姨太。1872年，谭继洵又娶了四川女子张氏为二姨太。

卢氏的到来搅乱了谭家和谐平静的生活。因为年轻貌美又能说会道，卢氏深得谭继洵的欢心。就在谭嗣同出生前后，卢氏也为谭继洵生了两个女儿，分别是谭嗣荋和谭嗣嘉。依仗谭继洵的宠爱，卢氏在谭家其他人面前有些恃宠骄纵，飞扬跋扈。只是，嗣同的母亲虽然已讨不到谭继洵的欢心，但她勤劳俭朴、严谨持家，又身为正室夫人，陪同谭继洵度过的那些艰难岁月成为她在家中地位的支撑。谭继洵即便偏袒爱妾，却也不能对自己的结发妻子过分苛求。双方各持自己不同的资本，互相争夺，各不相让，谭家的家庭气氛颇带着些火药味。谭嗣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生，并能够感受到家庭中的不和谐。不过有着母亲的呵护，相对温和的父亲的宽容，加上哥哥姐姐的疼爱，谭嗣同还是能够在早期的家庭生活中获得不少快乐。

同治十年（1871），七岁的谭嗣同经受了第一次与母亲的离别之苦。那一年，谭嗣同的大哥谭嗣贻年满二十岁，奉父母之命完婚，由其母带领回到湖南浏阳。年仅七岁的谭嗣同把母亲送至卢沟桥，洒泪道别。

母亲的离去让年幼的谭嗣同必须单独面对谭家一直以来妻妾不和的矛盾所造成的境遇。母亲和长兄离开以后，谭嗣同失去了保护伞，向来不喜欢他的庶母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对嗣同母亲的嫉妒、不满和愤怒等各种情绪直接发泄到谭嗣同的身上，这使得聪明、敏感而又倔强的谭嗣同的身心受到很大摧残。此后很长一段日子里，谭嗣同在家中沉默寡言，每日渴望着母亲回来，以致思念成疾，卧床不起。

与母亲和哥哥的这次分别，让年幼的谭嗣同在内心深处感受到家人的重要。割不断的血脉，阻不断的亲情维系着人与人之间最牢固的关系。母亲羽翼般的庇护和无微不至的关爱，哥哥姐姐们发乎自然天性的照顾和帮助，父亲虽谈不上宠爱但还算慈祥的宽容，是家庭幸福的源泉。幸福感让谭嗣同对自己的家人产生出无限的依恋。但是一场遍及整个北京的瘟疫却几乎让谭嗣同失去所有的家人。

1876年春天，白喉瘟疫在北京肆虐，夺人命无数。谭嗣同一家在这次瘟疫中惨遭劫难。母亲徐五缘、大哥谭嗣贻、二姐谭嗣淑均被感染，在五天的时间里相继离开了人世。谭嗣同本人也未能幸免，只是他的命更大一些，在被感染昏死过去的三天之后，竟然奇迹般地活转回来。谭继洵虽幸免于难，但家庭遭此劫难，自是不胜悲戚。谭嗣同大难不死，令谭继洵悲喜交加，为谭嗣同在“壮飞”之外又取了“复生”的字，这既是谭继洵一种内心安慰的流露，也表达了对这一奇迹的庆幸心理。

徐五缘死后，卢氏升为正室，成了谭嗣同的继母。这位长期以来和谭嗣同的母亲争斗不断的女人，把以前的妒恨一股脑地发泄到了前室孩子们的身上。她不仅对谭嗣同刻薄敌视，还不断在谭继洵的耳边说谭嗣同的坏话，让谭继洵这位还算宽容的父亲也失去了对谭嗣同的好感。

谭嗣同虽然出生在官宦之家，但他幼年的家庭生活却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没有因为家境的富裕而沾染浮夸之气，也没有因为生在官家，生活就充满了欢乐。谭嗣同的童年是在快乐和痛苦、幸福和迷茫、依恋和孤独的矛盾中度过的。而能够留给谭嗣同记忆的，是亲人去世的巨大灾难和从没有停止

过的家庭矛盾以及自身遭受到的歧视。谭嗣同自己后来记述自己这段生活时，说“自少及壮，遍遭伦常之厄，涵泳其苦”。这样的童年给了谭嗣同一种特殊的感受，引发了他对于生命和人生的思考，也让他有可能来思考家庭、亲情和伦理的关系。

二、随父奔波和任侠思想的形成

谭继洵的官运不错，官职不断升迁，四处任职。谭嗣同也就一直随着父亲不停地奔波。

光绪元年（1875），谭继洵被任命为通州监督坐粮厅，也就是验收漕粮、催督转运等事务的主管。谭嗣同随父亲来到通州，之后经常在北京和通州之间往返。此时的谭嗣同年仅十一岁。

光绪三年，谭继洵升任甘肃巩秦阶道，加授二品衔。次年夏，谭嗣同随同父亲从湖南前往甘肃。此次旅程艰难漫长。他们从浏阳坐船至长沙再到汉阳转往襄阳，从襄阳登陆入函谷关经潼关到达陕西，从夏至秋，历时近三个月。因沿途饥荒，暑热瘟疫，加上旅途奔波劳累，随同的幕僚有两人死亡，而随从下人更有十多人丧生。这次艰辛的历程磨炼了谭嗣同的意志，同时也让他了解到沿途的风土人情，体验到民间的疾苦。光绪六年，谭嗣同又随父从秦州回到家乡浏阳，再一次体验到沿途广大农村的萧条残破。

次年，谭继洵升任甘肃布政使，为夸耀自身的地位，重修了布政使署，取名“憩园”。谭嗣同于光绪八年的春天又从湖南来到甘肃，居住憩园，一时意兴勃发，在憩园中各处厅榭都

贴上自己所写的楹联。

在此期间，谭嗣同继续研读经书。此时的谭嗣同正是青春年少、意气奋发，《墨子》中的任侠思想，《庄子》中庄子那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自由思想和击水三千、遨游霄汉的雄伟气魄更是激起了谭嗣同的冲天豪气。一批同来的伙伴如二哥谭嗣襄、表兄徐蓉侠、从侄傅简等个个年少气盛，豪气干云。洒脱不羁的谭嗣同时常与他们戏谑斗酒，谈古论今、针砭时弊，抒经邦之豪情，发治国之宏愿。他们也时常在长城内外，奔逐驰骋。有时并辔到山谷中，有时更私自出塞到大漠之中纵情奔驰一番。他们也曾遇到过西北风骤发，一时间飞沙走石，打在身上、脸上犹如被强弩射中般疼痛。有时也在马嘶、驼嗽、雁鸣、狼嚎声里，挺立苍茫，四顾悠然。还有些时候，他们骑上骏马，戴上弓箭，引领百十名健壮汉子同少数民族人民在旷野里大声疾驰，追逐猛兽。到了晚上，就在沙漠上支起帐篷，横七竖八地倒地休憩，口渴了就舀一勺黄羊血或在地上抓一把雪解渴。或者取出带来的乐器在帐篷里拨琵琶、弹琴箏，引吭高歌，欢呼达旦。更有一次，谭嗣同在严冬大雪中独自一人驰骋于峰峦叠谷人迹罕至的地方，七天七夜，行程一千六百余里。等回到兰州的时候，屁股和大腿内侧已被磨得血肉模糊，裆下的裤子血迹斑斑，而谭嗣同却若无其事。

这个时期的谭嗣同，在豪迈浪漫中多少带有一些贵家子弟放浪形骸的轻狂，傲慢无忌中多少带有一些肤浅轻薄。但毫无疑问，大漠的空旷，开阔了他的胸襟。大漠的风沙，雕琢了他豪放的气质和性格。大漠的艰苦，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

谭嗣同在大漠中表现出来的豪放和坚强毫无疑问同西北辽

阔的环境以及强悍的民风有关，也同谭嗣同早期接触到的侠义之士以及对他们行为的认可和羡慕有关。他佩服那些不受各种权力、世俗、道德、秩序甚至时间和空间限制束缚的侠义之士，能够按照自己的是非标准行侠仗义，去努力实现民众心目中的公正。他在内心深处也渴望着自己能够在超越地域和年代的时空中，锄强扶弱，快意恩仇，伸张人间正义。他的内心冲动和对侠义行为的价值判断在辽阔的环境和强悍的民风中逐渐形成了任侠思想。

谭嗣同从小就爱动不爱静，他和自己的二哥谭嗣襄都对武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谭嗣同的祖上是以武功而闻名于世的。《谭氏家谱》中记载，明朝的二百多年间，谭氏家族武功卓著，因武功而被封侯、封伯的共有十人之多。先祖们的赫赫武功及各种英雄事迹总被谭氏后人津津乐道。到清代以后，居住于湖南浏阳梅花巷的谭嗣同家族这一支才开始了由武向文的转向。谭嗣同和哥哥谭嗣襄时常从父辈那里听到祖上的赫赫武功，深为他们感到骄傲。

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兄弟二人时常外出游逛，结交各类人物。在此过程中，谭嗣同结识了通臂猿胡七和大刀王五，这两位武功高强的江湖人物，成为谭嗣同亦师亦友的至交，他们不仅教授谭嗣同武术，还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胡七和王五之间，谭嗣同与王五的交往更近也更频繁。因为最初谭嗣同结识胡七后，准备跟随他学习双刀，但胡七认为，双刀不如单刀好，单刀容易学也容易学精，而且单刀的用处比双刀多，又便于携带，就把谭嗣同介绍给了擅长单刀的王五。

王五原名王正谊，字子斌，华北一带有名的侠客，擅长单刀。由于家境贫苦，无以为生，流落到河北、河南、甘肃、陕西一带，依靠高强的武功出没绿林，专抢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者，将抢来的财物分送给饥寒交迫的民众，百姓都称他为“义侠”。后来王五落脚北京，开设源顺镖局，以保镖为业。因为武功高强又侠名远播，各路绿林好汉都敬重王五，故而所有运往京城物品，只要插上源顺镖局写有“王”字的镖旗，即便扔在旷野，也不会遭到劫盗。那时王五的神通很大，势力遍及南至清江浦北到山海关的广大区域。

同大刀王五交往的过程中，谭嗣同不仅跟随王五学习技击之术，还时常听王五给他讲述绿林掌故以及自己冒险的经历。对于王五所从事的锄强扶弱的活动，谭嗣同十分钦佩。他在写给王五的《赠舞人诗》中写道：“二十年来好身手，于今侠气总萌动，终葵（即钟馗）入道首殊钝，浑脱观君剑落花。”充分肯定了王五的侠义行为并对其高超的武艺钦羡不已。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谭嗣同这个官宦子弟一直与被很多士大夫所不齿的绿林出身的王五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王五的行为和观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谭嗣同。但倘若只是从王五那些耳听口传的经历中就完全确立起任侠精神也许还不够，是谭嗣同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以及先贤们的任侠学说，才让谭嗣同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任侠思想。

就在随同父亲谭继洵从湖南往秦州的过程中，谭嗣同就亲身感受到任侠行为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就在1878年的夏天，谭继洵带着谭嗣同和一众幕僚赴甘肃上任，沿途经过了灾荒深重瘟疫流行的河南、陕西境内，随行的幕僚和仆役十余人死去，